

我们丛书

籍贯

常弼宇·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鲁一凡的老婆带着一副专案组的表情回到二十一层，仔细检查了毫无痕迹而且更漂亮的墙，从此给鲁一凡的家族作了劣根性的结论。她再不高兴时，就一一列举，而且还发挥她的后悔之意。终于有一天鲁一凡忍无可忍拍案而起。那天是凌晨四点，他刚从牌桌上回来赤裸着身子想洗个澡。鲁一凡把平日摆在博古架上的一瓶水晶瓶体的名贵洋酒高高举起摔向整修一新的墙发出炸响，把老婆吓得脸色雪白。他的宣言恰恰确认了他和她之间存在的差别，并且这



我们丛书

籍贯



常弼宇·著

广西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籍贯/常弼宇著.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0. 9
(我们丛书)

ISBN 7-5363-3813-9/I · 940

I 籍... II 常...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2000)第 46898 号

丛书策划 李华荣
责任编辑 包晓泉
封面设计 张文馨
责任校对 黄可钊
责任印制 余秀玲

●我们丛书●

JL GUAN

籍 贯

常弼宇 著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广西民族语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5
字 数	134 千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ISBN 7-5363-3813-9/I · 940

定价: 13.00 元

目 录

1	搬家
56	籍贯
69	蜘蛛王
101	北桥夜话
106	姑姑河的隐私
172	后记：小说与气象预报

搬家

一方水土一方人，分灶吃饭过。如果想一眼看透一个地方的日子，有人指点你说去看那儿的县委书记的脸相就行。

其实这种脸相也不准。河山地委开的县委书记会结束了，县委书记们从大楼里一拥而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印堂都油光水亮，都在脸上凝聚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祥和瑞气。而在福相的背后，从他们分头上车开始，日子就有了区别。

扶川县的日本“巡洋舰”吉普车慢慢向地委大楼红色花岗岩台阶靠过去。车内，县委办主任黄敏用眼睛瞄着书记叶黎新对司机说：“好像还挺好哦？”

叶黎新上车一关车门就说：“一直往前走，不要朝两边看。”

司机朝黄敏意味深长地一笑。叶黎新在急着往回赶的时候爱说这句话。

黄敏关切地问：“真的都签了字？！”

叶黎新头没有动眉毛动，一耸一耸地：“那还用说。一个个签得飞快，好像个个都雄才大略，身怀绝技。其实，都是回去再说。江山依旧，过去有的还有，过去没有的自己想办法。”

黄敏不甘心地问叶黎新：“为什么不摆摆条件换个变通？”

叶黎新这回转过身很动情地说：“县委书记是不许说‘不’的角色。从中央到地委，都能让我们立正说‘是’！”他缓了一口气，“县委书记最敢对谁说‘不’呢？”

黄敏觉得这一问题也是个难题。

司机见主任不语就轻松回答：“老婆。”

叶黎新有感触地说：“对了。惟有老婆，中国特色。”

叶黎新他们这些县委书记到地委开的会，空前绝后。既无一分世界银行的贷款，也不见一个项目。地委书记与他们签署了到两千年时实现全县人口脱贫的责任状，一句话把他们的后路断掉了：“责任状就是军令状。军中无戏言，两千年一到，脱贫验收不合格，什么也别说了，自己把官帽送到地委来！”

黄敏为书记鸣不平：“地委这回做得绝，太像……”

叶黎新：“像搞计划经济？”

黄敏说：“何止！太像‘文革’搞武斗，搞‘逼供讯’嘛！”他望着叶黎新，“县委书记们都没个想法？”

叶黎新一笑，坦然地说：“地委书记说，给你们加压力了。县委书记们就说，理解万岁。”他叹了一口气，“理解万岁进入官场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有压力，不逼县委书记逼谁？”

黄敏摇头：“那不就等于在世纪末把县委书记搞掂了吗！”

叶黎新自信地摇头，以一种嘲讽的口气问黄敏：“搞掂县委书记？一个县有‘国军’数万，民众百万。怎么能说责任状一签县委书记就没戏了？”他双手抱肩作回忆状，嘴边浮出一缕微笑问黄敏，“记得一个过去很流行的句式吗？‘天下事难不倒——’”

黄敏想都没想就回答了“共产党员”四个字。

叶黎新摇头纠正：“县委书记！”

黄敏和司机笑了。这么一改，老话有了新感觉。

黄敏笑着指指“巡洋舰”的收录机。司机从上路起就一直低声放着音乐，这会儿正放着《祝你平安》。

这些年的扶贫是个热闹的舞台，扶贫工作队是长年不卸装。

干部们从上到下，哪一年都得掏出一个月两个月工资捐给扶贫工程。久而久之，干部职工回顾自己一年的宏观调控，也有了自己的民谣：四十小时工作制，一月改为四十天。换成大白话，一年的工资，只有九个或十个月工资的消费权。

叶黎新是县委书记，他何曾不明白！不久前，世界银行来了三男二女五位专家考察了扶川县贫困山区的饮水卫生状况，临行前提醒叶黎新说，那都是一些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而事实是，当初那些人家硬是进去了，而且还一代一代生息繁衍下来，他们和发达地区的人们一样面临二十一世纪。

远远地，一座用不锈钢焊制的“县门”迎上来了，扶川的地界到了。

这一带是红水河谷盆地，是扶川的富庶之地。计划经济时代这里也饿肚子的，被称为扶川的粮仓。这里的人在夏收夏种时一天都不回家吃饭，家里人把饭送到田头，吃了就再干。当年，这一带的生产队长爱说这么一句话：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勤生富，富生勤，土地的真理早就埋在土里。现在，这里成片的是近几年远近有点名气的蔬菜基地，是县委抓的效益型农业模式。这一带在扶川县内被人们习惯地称为东部。

远远地，就见路边一位老农提着一串红彤彤的西红柿向汽车招手，而且这老农快站到公路中间了。

效益型蔬菜基地是扶川的创意，已搞了两年，给红水河谷大片土地上的农民打了经济翻身仗，报纸上称之为“绿色走廊”。收获时节，外地的大卡车“呼隆隆”开到公路边，一篓一篓地往上装豆角、菜椒、西红柿，夜以继日蔚为壮观，连交警都派出警力巡逻维护交通。

叶黎新朝前一望，路上不断可以望见拦车兜售过剩西红柿的人们，大都是老人和女人。零星间窜着孩子，他们用美丽的西红柿干起仗来，一只只又红又圆皮质光亮的西红柿从小手掷出，落到柏油路上摔裂，小孩不知当家苦，乐此不疲。

叶黎新不再去看车外丰收的菜地。他在算另一本帐：经济发达，除了成本投入与回报的计算外，劳动力价格的升值就是目标。只有农民的劳动值钱了，农村的“小康”才有基础，才实惠啊！扶川的东部可以说是真朝小康奔了。

叶黎新一高兴，就讲了一个故事。他有一次到乡下去，回城时已经散圩了。路边还坐着一个老农民守着一担红薯东张西望。他连价都没讲，就让老农把一担红薯装进吉普车的后厢。当他把几张纸递到那老头儿手里时，那老头儿很不甘心地对他笑笑说：“我给你的这么重这么多，你给我的这么轻这么少。”老头儿扬扬手里的几张钞票，说了一句很忧伤的话，“我知道了：干部的口袋可以装下一个村庄。”

叶黎新很感慨地说：“我们整天想让东部的农民口袋再大些，更想让西部的农民真正有口袋。”

扶川的农民中流传着一句半古半今的民谣，形容这个县东部、西部的日子：贫富看吃饭，从东往西看；东部吃糯米，西部喝稀饭。

叶黎新他们脚下的地方是扶川的东部。而遥望朦胧的西部，那才是两千年时决定他官帽还戴不戴的地方。

车子驶过红水河大桥后叶黎新对黄敏说：“一，通知下乡的常委回来。二，把材料准备好。三，请政府副县长列席。开常委会搞掂扶贫攻坚！”

二

黄敏在电话里说：“叶书记，军区作战部的参谋已经把沙盘安装调试完毕。你来试一下，就算剪彩吧！”

叶黎新和一个少校两个少尉握手时高兴地说：“我们与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但是我们从没见过它的全貌。望远镜穿不透

大山的阻隔，飞机航线又不从我们头上穿过。”整个扶川的山河大地，全都浓缩在这长十米宽四米的沙盘模型上了。

在少校的指点下叶黎新用食指按了操作板上一只红色的按钮，整个沙盘立刻灯光闪烁。

少校用一把伸缩式鱼竿指点沙盘，让叶黎新看扶川的全貌并告诉他那些最重要的标志。东部他很快就看懂了，还补充了一些轶闻趣事与少校调侃。少校就将鱼杆指向西部。

少校以军人的冷峻指点着那片像天狗啃过天鼠食剩的旧馍一样的大片山地：“这里是九万九千九百余座高山构成的地貌，形成了九千九百九十多个山崴，九十九万小块零散旱地从山脚到山腰不规则分布……”少校说沙盘是严格按照合同以作战标准制作完成的，保证质量。

叶黎新指着沙盘上的西部说：“缩得这么小了还对不起人，谁的屁股能在上面坐十分钟?!”

少校大笑。说他搞了二十多年作战沙盘，这样幽默的评价还第一次听到。

叶黎新让黄敏找县长和少校、少尉共叙鱼水情，他留下来坐在沙盘西部的旁边，用手触摸着狗牙朝天般的山峰，心中诅咒前任。

十年前比邻的地区新成立一个民族自治县。上面做规划时，以民族聚居区域划线，要把西部大半以上划给新建的民族自治县。扶川的邻县平桂也有这样一片山地，借这个机会全都划出去了。当时叶黎新是县委副书记，他在县委、政府的联席会议上提出要像平桂那样，也把西部尽量划出去。当时的县委书记不仅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还组织五大班子重温了中国历史上丧权辱国的割地史，把叶黎新搞得像卖国贼一样灰溜溜的。那一年新建的民族自治县从扶川西部划出去，只是按民族聚居点不容商量的一小片。事后扶川县几大班子内洋溢着守土有成的喜悦，而邻县平桂的几大班子内口头上挂着的却是老百姓为他们总结的民谣：合算

不合算，从低往高看；平原留自己，高山作奉献。可见，观念不一样，结论就不一样。

扶川县那一届班子众志成城护卫坚守成功的，恰恰是三县接壤的“四无地带”：境内没有一亩水田，没有一条地表河流，没有一片成林山地，甚至养不活一头水牛。拿它与平桂县齐心送出去的那片山地相比，特征是“四更”：山更高、路更难、土更少、更偏僻。

叶黎新围着沙盘转，边转边骂守土有成的那任书记：“笨卵阶级。蠢猪。操你妈！”

黄敏心里想着明天的会，把解放军带到招待所之后又回来，正好听见叶黎新的咒骂。黄敏问：“明天的会……”

叶黎新一指沙盘：“就在这里开！”

常委扩大会光看沙盘就花了近一个小时。这些“父母官”算一眼看全了自己的治所。话题回到西部，如今已是异口同声：“哇，早十年划出去，该有多好……”

对于西部，叶黎新除了用伸缩式鱼竿点着那片山地复述了少校的话以外，又补充了四个与“九”有缘的数字：户均九十元以下的不动产，人均九十斤以下的自产粮，一年九个月饮水不能自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住茅草房。

县长接过鱼竿在西部上粗粗划一个圈说：“还有一个‘九’。百分之九十的乡镇干部驻村扶过贫。”

鱼竿像接力棒到了组织部长手里，他用鱼竿随意点着那些山鼻。“还有一个‘九’。百分之九十的乡镇机关、干部子女是在父亲扶贫时出生的。为纪念这段经历，男孩子有叫扶生、扶育、扶壮、扶强、扶归、扶来、扶功、扶忠的，女孩有叫扶美、扶莉、扶菊、扶兰、扶芸、扶华、扶燕的。”组织部长表情肃穆地保证，“绝对没有假。全是汇报材料与干部登记表核实对证过的。”

叶黎新有几分悲壮地感慨：“我们再也不能照此老路走下去了。要不然，把我们‘扶完’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他提出一个新设想，要把“四无地带”分两类：经过强化扶贫之后还有救的，这一类大都在“四无地带”的边缘。第二类就是世界银行的专家们说的“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那里的人统统要从那些地方搬出来。十年前不是没能抓住机遇把它送出去么，今天我们不要它了还不行么！再见吧，还给大自然。

会议原则上赞成搬家方案，扶贫经验中就有异地安置的举措。搬家就得为那么多人家选个地方，以中国人现行的观念，一住下就得安居乐业，算新的故乡，计划着千秋万代的。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时候就把他们的站向改变了。现在的人是面向城市背对自然站立的。人们择地而居的疏密趋向，太像稚童小手画的一幅太阳画：中心一个圆，环绕着这个圆涂上浓浓的色，再往外一圈就淡了，边上画上若干道辐射线就是儿童眼里的天空。但这同时也就是地球上人们尽其所能选择的天空。也是地球上人们尽其所能选择的分布。在城市的四周哪还存在大片的荒芜之地？但扶川离县城三公里有一片上万亩的“浜地”却是个例外。

扶川土话之所以把这片地叫“浜地”，就是因为它相伴着一股反复无常的地下水。那片算得上辽阔的平地上，有六个直径大小不一的黑洞，像躺在地面上仰望天空的眼睛。雨季一到，就会有一股洪水涌动着从洞里冒出来，势不可挡地漫向四周，把这片地变成泽国。因此这地方便显得神秘了，冬天还有拖拉机走的地方，夏天有点像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软塌，还陷进去过大水牛。人们都不随便进去的，尽管有很多的鱼随着水涌出，在春天茂盛的灌木丛中游荡。有人曾经看见身长数丈的大蟒蛇如蛟龙一样在泽国中央嬉戏，高昂的头在水面飞快地划出一道白线，绞在一起翻滚时压出一片白浪花。在民国初年撰写的县志上，这片地的名字叫“腾蛟”。近十年扶川县城的面积扩展了三倍半，却没朝这个方向发展，就是受这水的影响。一些年景它四月涨水九月干涸，水深不过尺。一些年景迟迟不见水出洞，忽然一夜已是惊

涛拍岸，水深过人、四处横流甚至阻断了从旁边经过的通往省城的公路。最大胆的垦荒者也只是把一大块地翻过，撒些菜籽，收一季冬菜了事。在寸土必争意识如此强烈的今日，也没有哪村哪寨对浜地提出过主权要求。

在每一个县委书记的心中，都有几件秘而不宣的谋划。不说则已，一说惊人，追求的就是这效果。叶黎新早就看上了这片辽阔的平地，一靠科技，二靠实力，治区区一片水哪有搞不掂的。叶黎新说：“开发浜地吧。不仅安置得人多，与开发项目配套搬迁，还可以申请专项拨贷，一箭双雕。”叶黎新的话果然一鸣惊人。

“巡洋舰”率一支车队一直开到长满灌木和野草的浜地中心区。脚下的地是坚实的，按历史的记录，大约再过两三个月，地下那股水就要出洞了。凌华带的这支队伍算是扶川的精英了，有土有洋，包括水文水利、建筑工程、土方大王、规划设计、计委、扶贫办，还有一些最谙熟关于这浜地传说的老人。他们要用最短的时间对这片浜地作一次彻底的勘查探秘，拿到最客观最详尽的材料，看到底能不能排涝。这么一大片地，百利一害就是那股水。只要能排水，这片地身价百倍。

扶川几乎还没有人这样想过。叶黎新他们拉开架势分片梳理之后，却发现这片土地结构也非常简单，除了荒草灌木，这片平整的土地上就是那几个溶洞而已，并无太多的神秘。他们一个个探，这些深井一样的深洞现在干燥而沉寂，底部全被乱石塞住，挂满水退时带入的枯枝烂草，像这样的石穴太常见了，只要地下气势磅礴的大水不涨上来。经过多少年的涨涨落落，六个溶洞之间的地表早已冲刷出很深很宽的沟壑，这就是天功所做的渠道。如排涝工程上马，这天功将省却多少土方？在场的“土方大王”连声叫绝。当这浜地失去神秘之后，人们就很容易发现了留在地面上的种种踪迹。比如水，就不是直上直下的涨落吐纳，水也有流动，深浅不一的沟痕从高向低走，在一座不高的山脊的根部钻

进了一个山洞。叶黎新他们钻进了这个不能直腰的山洞，爬过两百米窄窄的缝隙后豁然开朗。一出洞，眼前就是一条山沟，白花花的石头上的冲痕证明不少水就是从这里走的。抬眼望，就可以看见那条南方的名河红水河了！

勘察的结果让叶黎新好兴奋，这片浜地这股水，竟把人们蒙蔽得如此之深之久！

黄敏说有了这块地，叶书记已经保住了官帽的一半帽翼了。

叶黎新听了说：“你怎么狗嘴长不出象牙？你可以说山里有了好家园么！”话虽这么说，心里为这“绝活儿”的得意之情却跑遍满脸。规划设计一个农民新城的思路可以站住了，跟着这思路走的第一期工程设计图纸也很快地出来了。把渠道加宽加深取直伸延，把泻水洞那段窄处炸开，这浜地不就此晾干了！水积则盈，一导一泻，这几眼溶洞的水哪够红水河吃呢！

常委又开会讨论方案。为开发考虑，各部、委、办、局的头儿全参加。会还在沙盘那里开，有了沙盘，扶川人好像变成了军人，不面对沙盘就心中无底。

常委们扳着手指计算时间。两个月完工，就抢出一年的时间。反之，大水一上来，责任状上的三年期限，就是白白留荒一年。但这一大笔钱呢？

县长说：“这项开发是突然插进来的，哪有准备？”

财政局长摊开双手：“扶川的财政是‘吃饭财政’，总得先保住干部职工的饭碗。现在每个月的工资要分两次开支，先发教师，隔半个月再发其他的。这预算外的钱，难。”

再往下摆开去，国企不景气、农民手中的卖蔗白条一登场，会就成了诉苦会。

叶黎新在办公会结束之前突然说：“把今年的各种救济、扶贫的钱统统集中起来使用，先开工再想办法。我看少发一年救济，出不了大事！”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县长咬咬牙表态了：“我看行。现在，

这些救济呀，补助呀，发得一点积极意义都没有了。被救济的，表情就像领工资一样，安然得很。有人作过总结：五十年代领救济，感谢共产党；六十年代领救济，真是救命粮；七十年代领救济，你们应该办；八十年代领救济，开始会说谎；九十年代领救济，他说少啦晚了搞腐败你们不会这么慢！”

县长的话说完，气氛凝重的会上爆发出一言难尽的笑声。接着就是七嘴八舌的讨论，开了一天的会，这才到高潮。

计委主任说：“七十年代我当公社副书记，有个生产队递个报告，要求贷款三十元，买十五副牛绳。不批，他说就无法完成春耕任务！”

水电局长插话说：“当时就有人打过比喻，叫做‘国家出钱，农民种田’。从化肥、农药、喷雾器、农膜，大到手扶拖拉机、抽水机，哪一样不是国家白送的？！”

扶贫办主任忍不住了，鱼杆又到了他手里。他一连指了西部好几处，从“四无地带”的边缘深入中心。“八十年代扶植种养，我亲手送下去母牛一百头，山羊五百对。像当年土改分浮财，就这么白牵走了。有个合同，繁殖了小牛小羊归农户，母本父本还国家的。说是送回再转扶植新的贫困户，谁见过回来一只半只？”

工商局长说了他的一段经历：“当时规定，饲养过程中如果牛羊死了，要报告乡政府，经过检查验证才能从帐上勾消。有一天我从村里返回乡政府，半路遇上一个扶植户让我进去吃了餐饭，有几片肉。后来他就说他的牛死了，证明人是我。他说我不仅到了他家，还吃了死牛肉！”

又是一阵笑声，挺无奈的。

分管农业开发的罗副书记说：“现在你再去问，连一泡牛屎都不是国家的了！”

县长见火候差不多了，他用鱼竿敲敲沙盘让大家安静，结束了故事味很浓的“龙门阵”。他长叹一口气说：“别再说了，再说下去中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而我们这些人，就一定是

‘笨卵阶级’了。扔在农业上的钱，根本他妈的就不叫钱！认识要统一，心中要有数，一定要顶住！”

叶黎新站起来，激动地拍着桌面说：“就是上访、静坐也要顶住。顶住一年就是胜利，就能换来一个新局面。”他转向黄敏和政府办主任：“要发个文件到乡镇，把原则讲清楚，只有会饿死的情况例外！”

沉重的决议竟轻松地通过，谁都知道每年夏卖被子冬卖蚊帐的规律。救济品一定会有一大批在圩场上出现，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后换成酒回去了。“四无地带”虽然在贫困线下，毕竟是九十年代末的“贫困线”了。这些人身处世纪末的贫穷日子，他们的感觉和欲望就守不住传统。怀着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比较来看政府每年的救济，再难产生激情了。自然就不领情，这还不去说多年的惯性情性呢。在换酒喝的时候，他们不过把它看成了白到手的补充，喝到肚子里也不惹谁碍谁。

叶黎新最后作总结：“我们经常在报纸、电视上看到一种计算，比如说，全国每人节约一元钱就是十二亿元，可以做多少事等。但报纸、电视不会告诉你谁负责收取集中这一元钱，再由谁支配它来做事。集中不起来的钱没有任何效益，一文不名。今天，我们要把那些分散的钱集中起来，办一件功在千秋的事业！”

“农民城”的第一期工程一个星期后剪彩开工。叶黎新率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几大班子领导齐刷刷地参加了开工典礼。县城里的人们蜂拥而到，他们把这片有过传说的土地看了个遍，每一个溶洞的口上都挤满了人，他们往里面扔鞭炮，炸出“嗡嗡”的回音，亲手埋葬了古老的神秘感。

看着浜地上升腾起的希望和人脸上的兴奋，叶黎新平静地坐在石头上喝矿泉水。他心里有数，集中起来使用的那点钱，最多能维持十天。现在，地面上的人和潜伏于几百米地下的水，胜负其实未分。

叶黎新要谋的第二梯队才是“农民城”工程的主力，但实现

这一招却得借助于一个人。近年“黑道白道”之说死灰复燃，“巡洋舰”出发时叶黎新说，告诉“公母鱼”生意大得很啊！

“公母鱼”本是扶川名人之一，本名罗大章。先是县委办的秘书，后调到地区报社任编辑部主任。三年前辞职下海，搞了个“文化传播与策划”公司。他利用多年积累下的关系，充分用够了老熟渠道。拉广告、撰写有酬报告文学、为企业庆典或参加展销会摄制电视录像带、策划产品营销新闻发布会等。总之，一事一刀，宰得甚是痛快。罗大章最拿手的活儿，当属为出高报酬者杜撰“创业史”或“家族史”。近年兴这个了，而罗大章总能从“百家姓”中寻根，拍出几个同姓的历史名人，牵强附会一通，被传者立刻就不俗了。由树碑立传之事作媒，他也就精心编织了一张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的关系网，网中的“大头鱼”就是近年势头正旺的建筑工程包工头。“公母鱼”是他的处女作兼成名作。

“公母鱼”诞生于一次汇报会。那一年地区革委会号召养鱼，主任由军分区司令员兼着，这是个不苟言笑的老军人，各县的革委会主任们都怕他三分。老军人要亲自听取汇报，各县的汇报材料都小心地准备。

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的笔杆子老王不早不晚这关键时刻病倒了院，无奈之中让罗大章操刀撰写。汇报时县革委会主任念道：“农、林、牧、副、渔，五朵大寨花。巧干去落实，好处实在多：鱼先分公母，公鱼不要多。母鱼屁股小，鱼仔生得多……”

老军人从一开始听汇报表情就没怎么变过，这时他突然插话问：“你们养的鱼公母比例是多少啊？”

扶川县革委主任翻了翻汇报材料回答说：“公鱼占百分之十，母鱼是百分之九十。”

司令员听了哈哈大笑，两道大刀眉都在颤抖，面色一时慈祥。

这篇养鱼汇报材料造就了个名人。“公母鱼”的故事传遍了

地区各县，罗大章成了笔杆子的楷模。

叶黎新领着罗大章到“农民城”走了一圈。尽管有“土方大王”率他的人马在挖土，泄水洞有人在打钎放炮，但在宽阔的浜地上，寂寞寥落。

叶黎新对罗大章说：“你看我这里最缺的是什么？”

“公母鱼”老了，也更精了，满脸油亮的皱纹中两眼贼亮。他意味深长地用手把浜地圈一下，又点关键的几处方位：“这地方要是有几支施工队同时在搞，有挖掘机、装卸机在跑，就搞掂了。现在搞工程，要有科技含量，不比当年人海战术。我说的没错吧？”

叶黎新笑了，他用力拍罗大章的头：“OK。”

罗大章一本正经说：“放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叶黎新看多了故旧亲朋染了商人习气之后的沧桑变化，深知眼前此举是不能指望旧情的。他给罗大章摆出了条件：以广告费的名义给他一笔钱。按版面规格给钱，以消息见报即可。剩下的就是“骗资”。无论如何请他把近年来弄顺的关系网中的包工头搞几个来，让他们来揽“农民城”的工程，而且要快。

罗大章说如今最不重要的就是脸面了。骗几个包工头来揽工程，算不上跌眼镜的事，况且，这工程还是会把钱给这些包工头的，只不过先用用包工头的流动资金和人力机械罢了。罗大章拍了胸口：“十天，十天之内，没有包工头来找你，我的名声从此一笔勾销！”

“巡洋舰”送“公母鱼”走之后叶黎新表情复杂地说：“一骗解千愁。”

在等待包工头到来或者叫“上钩”的那几天，责任心极强的县委办主任黄敏与叶黎新谈过一次话。同样的问题见地殊异，让自以为成熟的黄敏大吃一惊，不得不感到自己沉浸于角色错把事务作雄才。他深感对书记的认识远远不够，这才开始思考：县委书记这个角色应该具备什么素质，这个专为大事而诞生的角色该